

一沐马等著

中年

贾樟柯

香港，就这么简单

马家辉

温柔的源头是慈悲

廖一梅

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

安妮宝贝

生命的结构，不可猜度识破

三千渡
RIVER HEIGHTS
创意丛书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中年
——沐马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年 / 沐马等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7

(三千渡系列丛书)

ISBN 978-7-5086-4671-8

I. ①中… II. ①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140445 号

中年

著 者: 沐马 等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画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1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671-8 / I · 537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中年·随感

三千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文

中年，手握着事业的艰辛，肩扛着家庭的琐碎，怀揣着儿女的成长，背负着父辈的苍老。踏着风霜雨雪一路走来，我们也尽览着一路的流岚虹霓。

中年，如歌的生命，如水的人生，如诗的生活。困惑也好，感叹也罢，脚下的路一直在向前伸延……

目录

辑一 回首

沐马：家庭纪事 003

陈晓舒：踩中人生的节点 026

沐马：我所理解的好的生活 041

辑二 诗意

陈晓舒：石头凭什么呼吸 067

王思婧：三座城池 094

沐马：诗意反抗 111

辑三 生活

杨天帅：在平静的湖面上泛舟 137

张杰：三个人的众建筑 159

沐马：敞开心扉，正道直行 175

辑四 心绪

贾樟柯：香港，就这么简单 201

马家辉：温柔的源头是慈悲 207

廖一梅：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 212

安妮宝贝：生命的结构，不可猜度破识 216

辑一 回首

人的一生是需要人指导的，而且指导者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他有较高的高度，他的指导是正确的；二是在被指导人心中有很高的威望，你是信他的。

家庭纪事

胡采苹是个在北京生活的台湾人。她的父母生活在台湾，母亲是地道的基隆人，父亲出生在徐州，长大后去了台湾。

2013年，胡采苹在香港工作的大弟弟有了第二个女儿，小侄女的出生使胡家的马年春节更添喜庆。五岁的大侄女却突然向自己的爸爸问道：“爸爸，爷爷小时候是大陆人，他后来到台湾，那他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

全家惊讶。

大弟弟哈哈一笑，说：“那你问爷爷好了。”

爷爷的答复是：“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大侄女又问：“爸爸，我是在台湾出生，但在香港长大，那我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大弟弟非常尴尬，女儿在香港读幼儿园，学校教会她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大弟弟说：“那应该是台湾人吧。”

“那妹妹呢，她在香港出生香港长大，她是哪里人？”大侄女不依不饶。

大弟弟不知如何应对。最后只好哈哈一笑而过，开玩笑说：“这都不重要，我们都是地球人。”

这是一个五岁女孩的身份疑惑。这让胡采苹非常讶异，自己从小就在这样的疑惑中成长，而现在，是自己的下一代。

壹

1948年，年仅十二岁的胡立惠离开家乡现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林庄乡，前往台儿庄胜利中学读初中。他是胡家九兄妹中年龄最小的孩子。

入学还没些日子，有一天老师到班上和同学们交代，现在打来打去，我们要跟国民党去南方。你们要走就一起走，不走就各自回家。

邳州隶属于徐州，直至1992年才撤县建市。此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胡立惠年幼之时，常常需要跟随父母兄长离家躲避战乱，等待枪声平静后，再回来看看，这次战胜的部队是哪一方。

胡立惠当时年纪尚小，但他隐约感觉到自己的家庭在那个赤贫的战争年代里是相对富裕的，也是不受形势欢迎的。在兵荒马乱之中，他跟随学校到了台湾。

家里九个兄弟姐妹，仅有胡立惠的三哥也一起到了台湾。当时林庄乡村子里姓胡的人到达台湾的有十几个。

胡采苹从小就特别疑惑，她有一堆特别亲的姑姑和大爷，但又说不清和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直到稍懂事些，她才知道他们都是“假姑姑”和“假大爷”，在族谱上要牵个七八代才扯得上关系，其实都是很远的远亲。

“如果还在徐州，我们可能不会是熟人，但到了台湾就成了最亲的亲人。”胡采苹说。刚到台湾之时，哪一家人需要买房子或者用钱，所有的同乡就拿出钱来筹款支持，也是这样的患难生活，奠定了同乡之间的感情。

两岸通航之后，在大学教书的胡母许金枝随胡父胡立惠回林庄探亲，同时抄写了胡氏家族的祖谱回台，林庄乡的胡姓人从明朝以来就在一本宗谱上，这也是为了维系台湾同乡之间的血脉关联。

稍懂事后，胡采苹不仅意识到自己的亲戚不亲，还发现真正的亲人是陌生的。小学时，老师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们写自己的 **family tree**（家庭树），树的枝干上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名字，分杈上是父母，最小的分杈上才有自己。

胡采苹回家问爸爸：“奶奶叫什么名字？”爸爸说就叫李氏。胡采苹问父亲，李氏是什么意思，父亲说就是姓李的人。

“你连奶奶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胡采苹很震惊。

“我不知道。”父亲说。

胡采苹在家庭树的分支上写上李氏，交给老师后，老师也很不满意：“你连你奶奶的名字都不知道？”台湾人从日据时期开始给女孩子取名报户口，和大陆女子姓名不入族谱的情况大不相同，其他的孩子都能写出长辈们的名字，这让胡采苹很是失落。

贰

胡立惠到达台湾之后想继续学业，但在战争年代，他不得不去当兵。

1969年，胡立惠才考了大学。就读于当时的台北淡江大学之后，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许金枝，一个台湾本省人。

当时台湾的精英阶层以外省人为主，“外省人相对会歧视本省人，外省女生不会嫁给本省人，但本省女生都想嫁给外省人。”胡采苹说，“我想这是因为外省人很多是公务员，铁饭碗。”

这也是胡立惠的岳父接受这门亲事的原因之一，他没有任何外省的朋友，甚至不会讲普通话，但在认识胡立惠之后，发觉他不仅为人可靠，也有稳定的收入、可见的前途。

20 世纪 70 年代，两岸还没有通航，在台湾要与大陆亲人联络，必须转至香港地区或美国，从那里再寄信回大陆。但万一被查出来，在台湾就会有惹不完的麻烦。胡立惠是“政战学校”的“政战官”，相对高级的公务员，自然不想惹上麻烦。

婚礼没有告知父母，在唯一的至亲三哥的主持下进行。1974 年在胡氏亲戚会的帮衬下，夫妻两人在外省人的聚集地眷村买了一套房子。

这套房子共有三个房间，前院有一棵玉兰花树，一到春天，玉兰花香飘满整个院子。

1975 年，台湾的春雨绵长不绝。还在研究所读书的许金枝生下了胡采苹，那是接近清明的时节，胡母至今印象深刻，胡采苹刚生下一周，雷声翻滚了一个晚上，天空像撕开口子一般倾倒雨水，还在襁褓中的胡采苹被吓得哇哇直哭。那个夜晚恐怖至极。

第二天，许金枝打开电视，一片黑白。蒋介石死了。

这对胡采苹的父亲、所有从大陆而来的外省人来说，无疑是个巨大打击。把他们带来的人死了，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那些日子万民哭丧，整个台湾陷入悲情。

更糟糕的日子在三年后，台北和华盛顿“断交”。那一年胡采苹三岁，但她已经能感受到气氛的紧张。多年后在北京，她常常会向大陆人提起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1978年12月台北和华盛顿“断交”。“我们在那个时候变成孤儿了。”她说。

胡采苹是听着歌曲《龙的传人》长大的。2012年龙年春节，中央电视台邀请王力宏在春节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歌，但这并不是这首歌曲第一次在春节晚会上被演唱。

胡采苹经历的历史是：这首歌曲的原唱者是王力宏的表叔李建复，词作者侯德健正是在台北和华盛顿“断交”的悲情之中写出了这首抚慰台湾人的歌曲。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 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 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 / 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 多少年炮声仍隆隆 /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 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很多年后，胡采苹才知道，这一年对于比自己年长的父辈们来说，是撕裂的一年。当“退出”联合国的时候，台湾人就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选择了大陆，直到台北和华盛顿“断交”之时，“所有人的情绪都到了极点，都在为阅兵大典‘捐

飞机’，我家捐了好几万，阅兵大典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哭，我也跟着哭。”胡采苹说。

“台湾人开始意识到，我们代表不了中国，他们才代表中国。”胡采苹说，“移民情况非常严重，很多有钱的人都移民了。大家对台湾的前途一点信心都没有。”

胡采苹也正是在这个年纪，意识到自己很讨厌大陆，心里觉得大陆人根本不是中国人，真正“龙的传人”是她们这些从中国出来的“龙的后裔”。上学之后，她喜欢唱台湾的“红歌”：

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

喜马拉雅山／一峰一峰相连到天边

古圣和先贤在这里建家园

歌词里的地方她一个都没去过，但她认定这是属于她们的，她一定会去这些地方，她丝毫不怀疑这件事。

叁

两蒋时代，台湾人尽力表现出自己是中国人，生活极度讲究谦逊，也重视儒家教育。当时“帽子歌后”凤飞飞主唱、

刘家昌作词的《我是中国人》最能引燃台湾人共鸣：

沉默不是懦弱 / 忍耐不是麻木 / 儒家的传统思想 / 带领
我们的脚步

八年艰苦的奋斗 / 证实我坚毅的民族 / 不到最后的关
头 / 决不轻言战斗

忍无可忍的时候 / 我会挺身而出 / 同胞受苦河山待复 /
我会牢牢记住

我不管生在哪里 / 我是中国人 / 不管是在何处 / 誓做中
国魂

也因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让胡采苹在求学期间要求自己要比本省学生更好。“外省人在各科任何竞争中都是第一，外省人都是好学生。”胡采苹说。

她开始认识到外省人和本省人是不一样的。在学校，讲闽南话和讲脏话要受到同样的处罚。“这给小朋友的暗示就是闽南话和脏话是一样的，闽南语是低级的语言。”因此胡采苹刻意不学闽南语。

学校的老师在上课期间也不被允许使用闽南语。台湾籍的老师是相对“外省化的本省人”，例如胡采苹的母亲就是一个

外省化的本省人，是受到外省文化体系认同的人。她在研究所毕业后去了中正理工学院教书，这所学校后来与胡父的学校合并为“国防”大学。

但胡采苹的外公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本省人，他甚至不会说普通话。身份的偏见，让胡采苹年幼时看不起外公，她从来不肯与外公交流。这个童年的过错成了她长大后的一道伤疤，却已经无法弥补。

生活并没有回头路，胡采苹带着这种身份优越感度过了整个小学和初中，她甚至记得：“初中时候，很多同学讲国民党坏话，我就和他们吵架，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你，别讲这些没良心的话。”

更多的外省人也是怀抱同样的优越心态，他们认定自己将来必与本省人不同，定是国家栋梁。蒋经国在 1988 年病逝时，胡采苹在中午的考试后，和外省同学们一起去谒陵，从中午排到后半夜，排到了磕几个头就走了。

当时台湾已经开放，也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随之而来的是许多不同声音。胡采苹有个要好的女同学是本省人，“她功课不好，但很搞笑，所以我们关系很好，我们邀请她去拜蒋经国，她说，哎要排很久的队累死啦不